

哲学研究

〔奥〕维特根斯坦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哲 学 研 究

〔奥〕维特根斯坦 著

韩林合 译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研究 / (奥)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L.)著;
韩林合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09497-9

I. ①哲… II. ①维… ②韩… III. ①逻辑实证主义—研究 IV. ①B0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663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哲学研究

〔奥〕维特根斯坦 著

韩林合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497-9

2013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定价: 26.00 元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编译前言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自1953年正式出版以来,对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世界哲学面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其写作和出版情况。

1918年8月,维特根斯坦最终完成了《逻辑哲学论》的写作。他确信,在这本书中他无可置疑地解决或消解了所有原本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此外,他又不屑于从事这样的唯一可能的哲学活动——分析和澄清其他哲学家就原本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所写出的命题,指出它们的无意义性。所以,他决定,在军旅生涯结束以后将不再以哲学思考和写作作为自己的职业,转而去与哲学毫无关系的工作。

1919年8月中旬,维特根斯坦从意大利战俘营中获释,回到维也纳。1919年9月16日,他便开始在维也纳参加小学教师培训班。12月13至20日,他在海牙向罗素解释《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

1920年7月7日,培训结束,维特根斯坦获得小学教师任职资格证书。8月,他在维也纳郊外的一家修道院里做助理园丁工作。9月,他开始在下奥地利州特拉腾巴哈(Trattenbach)山村小

学任教。

1921年年底,在罗素的帮助下,《逻辑哲学论》最终得以在德国出版。这一年6月3日和11月5日,罗素写信告诉维特根斯坦,希望他到英国访问他。11月28日,维特根斯坦回信告诉罗素,如果情况许可,他当然非常乐意拜访他。12月24日,罗素回信说,他期待着维特根斯坦的来访。但是,鉴于维特根斯坦去英国比较困难,二者最后商定,1922年8月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Innsbruck)会面。会面时,二者讨论了维特根斯坦访问英国的可能性。1922年11月,维特根斯坦转到普赫勃格(Puchberg)小学任教。

1923年9月,兰姆西(F. P. Ramsey)到普赫勃格拜访维特根斯坦。在1923年9月20日给母亲的信中兰姆西写道:

……他【维特根斯坦】说,他自己将不会再做进一步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他感到厌烦了,而是因为他的心灵不再灵活了。他说,没有人能够在哲学方面做多于5年或10年的工作。(他的书花了7年时间。)他确信,罗素不会再写出更为重要的东西了。^①

在这次拜访期间,二者就《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及其翻译问题进

^① Ludwig Wittgenstein: *Cambridge Letters. Correspondence with Russell, Keynes, Moore, Ramsey and Sraffa*, ed. B. F. McGuinness and G. H. von Wright, Oxford: Blackwell, 1995, p. 186.

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由于与其周围的人关系紧张，维特根斯坦当时告诉兰姆西，他可能在学年结束时放弃小学教师工作，接着可能会做园丁。他还委托兰姆西帮他问一下，他可否以他在剑桥待过的6个学期的经历外加一篇论文申请学士学位。11月11日，兰姆西回信告诉维特根斯坦，说他不能以这样的方式申请学士学位，但是可以来剑桥再待一年，然后提交一篇博士论文，申请博士学位。同时，他还告诉维特根斯坦，有人愿意资助他来英国。但是，维特根斯坦告诉兰姆西，他不想回剑桥做哲学研究，他只是想回到那里见一些老朋友。

在1924年3月24日给凯恩斯的信中，兰姆西写道：

他【维特根斯坦】已经做出明确的决定：他不想去剑桥并在那里待下去。7月和8月几乎是他一年中唯一的假期。通常他是这样度过假期的：几乎独自在维也纳冥思苦想。除非有特别的理由——这只可能是拜访人，否则他更乐意待在维也纳，而不是去剑桥。^①

事情最终是这样的：尽管他乐于与你待在乡下并再次努力与你亲密起来，但是他不愿仅仅为了拥有一段快乐的时光来英国，因为他会感到这很没有用处，不会引起他的兴趣。

我认为在这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我也觉得这有些可惜，因为如果他被从他的环境中弄走，并且他不那么劳累，再加上我的刺激，那么他也许会做出更多一些非常好的工作；可以设

① 同上，p. 99。

想,他也许会怀着这样的想法来到英国。但是,我认为,在这里教学期间他不会做任何事情。非常明显,他的思考是明显可怕的向山上推重物的工作,他好像被彻底消耗了。如果在他暑期时我还在这里,那时我也许会努力刺激他。^①

在 1924 年 3 月 30 日给母亲的信中,他写道:

……我觉得,维特根斯坦似乎累了,尽管不是病了。但是,事实上,与他谈工作没有任何用处,他根本听不进去。假定你提出一个问题,他不愿听你的回答,而是开始思考自己的回答。对他来说这有如向山上推过于沉重的东西一样困难的工作。^②

1924 年 7 月 4 日,在给凯恩斯(J. M. Keynes)的信中,维特根斯坦写道:

……我现在非常忙,而且我的大脑完全无法接受任何科学方面的东西……。你在你的信中问我,你能否做些什么以使我重新回到科学工作一事成为可能:不能,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因为我自己对这种活动已经没有任何强烈的内在冲动。我已经说了我确实不得不说的一切,因此泉眼已

① 同上,p. 200。

② 同上,p. 196。

经枯竭。这听起来有点儿怪,但是事情就是这样的。^①

……如果我在英国有确定的工作可做,假使它是扫大街或给任何人擦皮鞋的活,那么我将非常高兴地去那里……^②

1924年9月,维特根斯坦转到靠近特拉腾巴哈的奥特塔(Otterthal)小学。

12月25日,石里克(Moritz Schlick, 1882-1936)写信给维特根斯坦,说他和他的同事深信《逻辑哲学论》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希望帮助传播它们,并且希望亲自到他任教的小学拜访他。1925年1月7日,维特根斯坦给石里克写了回信,并表示愿意与他会面。1月14日,石里克在给维特根斯坦复信中再次表达了拜访维特根斯坦的热望。

1925年8月,在兰姆西和凯恩斯等人的热情邀请下,维特根斯坦访问英国老朋友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他先后到苏塞克斯、曼彻斯特、剑桥拜访了凯恩斯、兰姆西、埃克尔斯(W. Eccles)、约翰逊(W. E. Johnson)等人。在与兰姆西见面时,维特根斯坦与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从英国回来后,维特根斯坦继续做小学教师工作。在1925年9月9日给恩格尔曼(P. Engelmann)的信中,他写道:“万不得已时,我可能会去英国。”^③在1925年10月18日给凯恩斯的信中,他

① 同上, p. 205。

② 同上, p. 206。

③ *Letters from Wittgenstein, with a Memoir by Paul Engelmann*, ed. B. F. McGuinness, tr. L. Furtmüller, Oxford: Blackwell, 1967, p. 56.

写道：

非常感谢你的信！我仍旧做教师，现在还不需要什么钱。我决定仍然做教师——只要我感觉到，做教师带来的麻烦会给我带来任何好处。如果你牙疼，那么将一个热水瓶放在你的脸上会对你有好处。但是，只有在瓶子的热度给你带来疼痛的时候这种办法才有效。如果我发现这个瓶子不再能够给我带来那种会给我的性格带来任何好处的特定的疼痛，那么我将扔掉它。也即，如果这里的人在这个时间之前还没有将我赶走的话。如果我不再教学了，那么我也许会去英国，并在那里找个工作，因为我确信，我不可能在这个国家找到任何可能的事情做。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找你帮忙。^①

在奥特塔小学，维特根斯坦与周围人（同事、学生家长）的关系依然非常紧张。在 1924 年 10 月给他的朋友汉色尔（Ludwig Hänsel）的信中，他写道：

这里的情况不好，现在我的教学生涯也许要结束了。对我来说这太困难了。不是一个，而是一打的力量，都在反对我，我是什么？^②

① Ludwig Wittgenstein: *Cambridge Letters. Correspondence with Russell, Keynes, Moore, Ramsey and Sraffa*, p. 215.

② 转引自 R. Monk, *Ludwig Wittgenstein: The Duty of Genius*, London: Cape, 1990, p. 225.

在1925年2月24日给恩格尔曼的信中,他写道:“我忍受着和我生活在一起的人或非人的折磨。简言之,一切如旧!”^①

1926年4月,由于维特根斯坦过度体罚学生,家长将其告上法庭。28日,维特根斯坦最终放弃教职。

放弃小学教师工作后,维特根斯坦一度想在一家修道院当修士,未果。于是,他在维也纳郊区的另一家修道院做了3个月助理园丁。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项自己喜欢的差事:协助其建筑师朋友恩格尔曼为其二姐设计和建造房子。

1926年4月底,石里克与他的几个学生一起赶往奥特塔拜见维特根斯坦。到那里之后,才知道维特根斯坦已经离开那里了。

1927年2月19日,维特根斯坦的二姐写信给石里克,说他可以与维特根斯坦见面了:

他现在请我向您表达他的问候和最诚挚的道歉:他说他相信他仍然还不能集中心思于逻辑问题——他现在的工作占有了他全部的精力。无论如何,他都不想和许多人谈话。他认为,与您这个令人尊敬的教授一个人讨论这些事情是可能的。他想,这样的讨论会表明,他现在在这个方面对您到底是否能够有任何用处。^②

^① *Letters from Wittgenstein, with a Memoir by Paul Engelman*, ed. B. F. McGuinness, tr. L. Furtmüller, Oxford: Blackwell, 1967, p. 54.

^② B. F. McGuinness, “Vorwort des Herausgebers”, in *Ludwig Wittgenstein und der Wiener Kreis, Werkausgabe*, Band 3, hrsg. von B. F. McGuinness, Frankfurt: Suhrkamp, 1984, p. 14.

接着,石里克受邀到她家做客,与维特根斯坦单独谈话。经过多次单独会面后,维特根斯坦允许石里克带着他的少数几个同事和学生同来。被石里克选中的人包括:魏斯曼(Friedrich Waismann)、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费格尔(Herbert Feigl)、加斯伯尔(Maria Kasper)等。其中,只有魏斯曼总是参加会谈。从1927年夏天到1928年底,石里克等定期在每星期一至维特根斯坦会面。在大多数时间,他们讨论的并不是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常常背对着听众念泰戈尔等人的诗文。当然,他们偶尔也谈到哲学问题。其中,所讨论的哲学问题之一是兰姆西提供的。1925年11月,兰姆西在伦敦数学学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目为“数学基础”(The Foundation of Mathematics)。由于当年夏天与维特根斯坦闹得不甚愉快,他没有将论文直接寄给维特根斯坦,而是寄给石里克。在1927年的一次讨论中,石里克提到了这篇论文。维特根斯坦仔细阅读了它。1927年7月2日,他写信给兰姆西,批评了论文中的观点:同一性命题或者是同语反复式或者是矛盾式。8月15日,兰姆西写信给石里克,请他转达了他对维特根斯坦的批评的答复。^①

1928年3月,在魏斯曼和费格尔的劝说下,维特根斯坦听了直觉主义学派宗师布劳维尔(L. Brouwer)的一次名为“数学、科学和语言”(Mathematik, Wissenschaft und Sprache)的讲演。听

^① Ludwig Wittgenstein: *Cambridge Letters. Correspondence with Russell, Keynes, Moore, Ramsey and Sraffa*, pp. 215-221; *Ludwig Wittgenstein und der Wiener Kreis*, pp. 189-192。

完讲演,他表现得非常亢奋。费格尔回忆说:

……观察那天晚上发生在维特根斯坦身上的变化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事情。……他变得非常健谈,并开始勾画构成他后期著作之出发点的想法。……那天晚上标志着维特根斯坦向强烈的哲学兴趣和活动的回归。^①

1928年6月,石里克邀请维特根斯坦参加他的学圈的周四讨论会。维特根斯坦大概没有接受这个邀请。

大概在1927年夏,维特根斯坦写信告诉凯恩斯,11月份他的建筑任务就可以完成,之后他或许会到英国旅行。事实上,直到1928年秋,这个任务方告完成。

1928年11月,维特根斯坦写信告诉凯恩斯,他会在12月初到英国待一段。12月,他又写信说,因为生病,他不得不将到达英国的时间推迟到1929年1月初。

1929年1月中旬维特根斯坦回到了剑桥。他很快便决定留下来做哲学研究。在2月18日给石里克的信中,他写道:“我已经决定在剑桥这里待几个学期,以处理视觉空间和其它的题目。”^②

促使维特根斯坦如此迅速地做出这个重大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兰姆西和石里克等人之间进行的诸多讨论以及从

① 转引自 G. Pitcher, *The Philosophy of Wittgenstei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4, p. 8.

② B. F. McGuinness, “Vorwort des Herausgebers”, in *Ludwig Wittgenstein und der Wiener Kreis*, p. 17.

1929年2月初开始所进行的思考和写作表明,他还是具有高超的哲学思考能力的,他的心灵还是具有足够的灵活性的。其次,几年来与兰姆西所进行的讨论和布劳维尔的演讲使他认识到,《逻辑哲学论》并非令人满意地解决了所有重要的哲学问题。比如,它对基本命题之互相独立性问题的处理远非完善,对世界的结构元素即对象的处理也不无问题,对数学本性问题的探讨过于简单,等等。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原因是,多年的生活经历表明,最适合于他的环境还是剑桥,最适合于他的事情或职业还是哲学思考和写作。

回到剑桥后,维特根斯坦最初的正式身份仍然是高级研究学生,导师为比他小17岁的朋友兰姆西。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内,维特根斯坦与兰姆西经常在一起长时间地讨论数学基础和逻辑的本性问题。这期间,兰姆西对维特根斯坦以前的思想做出了进一步的批评。关于这些讨论,在记于1929年2月15日的一则笔记中,维特根斯坦写道:

就逻辑问题与兰姆西进行了一些充满乐趣的讨论。这些讨论类似能使人强健的体育活动,而且,我相信它们也是在一种很好的精神的指导下进行的。其中存在着色情的和骑士风度的成分。借此,我也可以被培养着建立起某种思维的勇气。几乎没有比如下事情更令人感到惬意了:一个人仿佛从我的嘴里将我的思想取出来,将其平铺在空旷的地方。当然,这一切都掺杂有许多虚荣的成分,但也不尽然。(MS 105:4)

兰姆西对《逻辑哲学论》的重要批评之一当是维特根斯坦关于颜色

排斥问题的观点。^①

1929年6月18日,维特根斯坦以《逻辑哲学论》一书获得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主持人为穆尔和罗素。6月19日,他从三一学院获得一笔为数100英镑的研究基金,作为他暑期和下一学期的研究和生活费用。这样,他便可以暂时安心地从事哲学思考和写作了。

7月19日,在英国心灵协会和亚里士多德学会的联合年会上维特根斯坦做了一个有关数学中的一般性和无穷的报告。他会前提交的论文名为“一些关于逻辑形式的评论”(Some Remarks on Logical Form),但是写完后感觉不满意,遂放弃宣读。这篇文章发表在《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副刊》(*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IX,1929)上。

11月17日,维特根斯坦在异教徒学会(The Heretics)上做了一个有关伦理学的通俗讲演。讲演稿(TS 207)1965年以“伦理学讲演”(A Lecture on Ethics)为名发表于《哲学评论》(*The Philosophical Review*)上。

实际上,一回到剑桥,维特根斯坦便开始了紧张的哲学思考和写作。1929年2月2日,他开始写作MS 105。到1930年2月中旬,他已经写出了三本半哲学笔记(MSS 105-108 第一部分)。这时,为了申请较为固定的教职,他从这些笔记中做出了一个打字摘录稿,即TS 208,名为《哲学评论》(*Philosophische Bemerkun-*

^① 参见 F. P. Ramsey, "Critical Notice of L. Wittgenstein's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Mind* 32(1923), p. 473.

gen)。紧接着,以此稿为基础,他整理出了 TS 209。(1964 年,后者在牛津出版。)关于 TS 208,1930 年 5 月 8 日罗素评论道:

包含在维特根斯坦这部新著中的理论是新颖的,非常具有独创性,毫无疑问是重要的。我不知道它们是否是真的。作为一名喜欢简单性的逻辑学家,我应当希望认为它们不是真的,不过,从我所读过的部分看,我完全确信,他应当有个机会将它们完成,因为如果完成了,它们或许容易被证明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哲学。^①

主要是因为这个评价,1930 年 12 月,维特根斯坦获得了剑桥为期五年的教员助理教职(Faculty Assistant Lectureship)。

1929 年圣诞假期间,维特根斯坦回到维也纳。在此期间,他与石里克和魏斯曼进行了多次会谈。维特根斯坦授权他们,将会谈内容传达给维也纳学圈的其他成员。此后,直到 1932 年夏,只要情况允许,每逢假期,这样的会谈均定期进行。这些会谈的大部分内容均由魏斯曼记录下来,1967 年以《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圈》(*Wittgenstein und der Wiener Kreis*)为名出版。

从 1933 年开始,维特根斯坦决定单独与石里克会面。在这年的夏天,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到意大利度假。在此期间,他向后者口述了一些笔记。

从 1929 年开始,魏斯曼便打算写一本书,来系统地解释《逻辑

^① B. Russell, *Autobiography*, London: Allen & Unwin, 1975, p. 440.

哲学论》中的思想。这本书的书名定为《逻辑、语言、哲学》(Logik, Sprache, Philosophie)。通过与维特根斯坦的多次会谈和维特根斯坦向他提供的手稿和打字稿节选,魏斯曼也了解了他的一些新的思想,比如:简单的感觉材料可被看成世界的结构元素、基本命题就是描述直接的(现在的)经验或现象(die unmittelbaren[gegenwärtigen]Erfahrungen or Phänomene)的命题、物理对象是一种假设、意义在于证实等等。他也将这些新思想包括在他的书中。依照这样的思路,1930年底魏斯曼写出了一篇名为“论题”(Thesen)的稿子。维特根斯坦看后,于1931年12月9日的一次谈话中说道:

在我的书【《逻辑哲学论》】中我还是独断地行事的。这样一种做法只有在如下情形下才是有根据的,即这时所涉及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记录下人们恰好还能够认出(erkennen)的东西的外貌特征,而且这就是我的借口。我从远处以一种非常不确定的方式看到了某种东西,想着从中吸出尽可能多的东西。但是,现在再次翻版这些论题(ein zweiter Aufguß solcher Thesen)不再有任何根据。^①

这也就是说,到1931年底,维特根斯坦便开始明确地反对魏斯曼的设想了。在稍早前于11月20日给石里克的信中,他写道:“我确信,魏斯曼将会以一种与我认为是正确的方式完全不同的方式呈

① 载于 Ludwig Wittgenstein und der Wiener Kreis, Werkausgabe, p. 184。